

〔美〕西摩·赫什

权力的代价 ——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Seymour
M. Hersh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1.0 / 78845

权力的代价

——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

[美] 西摩·赫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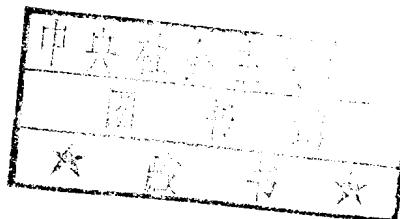
吴聿衡 段树培 林 地 译

华庆昭 江 明 曹大鹏

曹大鹏 校



20005840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SEYMOUR M.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根据美国纽约 SUMMIT BOOKS 1983 年版译出

权 力 的 代 价

——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

〔美〕 西摩·赫什 著

吴聿衡 段树培 林 地 译

华庆昭 江 明 曹大鹏

曹 大 鵬 校

圆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26.125印张 63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700册

ISBN 7-80049-647-3/D·46 定价：9.95元

DH73/16

前　　言

本书所述为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内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在这个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合作，为美国取得了一些看来令人十分注目的外交胜利，本书也叙述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同苏联达成了备受赞扬的协议；解决了复杂的西柏林争端；1973年1月，就在尼克松就任第二任总统三天前，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从而戏剧性地结束了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一个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

本书的写作始于水门事件那几年中作者担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时期。当时报界和全国都发现官方告诉公众的情况和事实真相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是，即使在公众对最高领导的行事方式和道德标准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时，外交政策却依旧岿然不动。

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尽管已经写过许多有关外交事务的东西，但其中还有更多的事是不为人知的。我们会发现，个人的野心有时和外交与战略目标掺和在一起，白宫会议上或首脑会晤中的讨价还价也从来不是公开进行

的。其实这并不新鲜，任何有经验的记者或政府官员都会认为这是必然的。但是，当我的采访不断深入时，我发现，即使在最高层官员中，对白宫的外交政策行动也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本书要论述的正是这种分歧以及参与者和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

我的材料基本上来自我对1000多名美国和外国官员的采访，其中有的已退休，有些仍在政府供职。这些人都直接参与制定和执行政策，大多数我采访过的人都同意我指名道姓地引用他们的话。我的材料还来自内部文件和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后来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尽管我多次要求为此书的写作采访尼克松和基辛格，但他们都没有同意。

目 录

- | | | |
|----|---|---------|
| 1 | 谋职者..... | (1) |
| 2 |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体制..... | (21) |
| 3 | 巩固权力..... | (37) |
| 4 | 越南：政策..... | (49) |
| 5 | 柬埔寨：秘密轰炸..... | (60) |
| 6 | 朝鲜：第一次危机..... | (77) |
| 7 | 电话窃听..... | (101) |
| 8 | 衰败..... | (120) |
| 9 | 诡计..... | (134) |
| 10 | 越南：“大浩劫”战略..... | (149) |
| 11 | 希腊悲剧和非洲内战..... | (174) |
| 12 |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
气层运载工具上所犯的一个错误..... | (188) |
| 13 |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错误化为政策..... | (201) |
| 14 | 东南亚：政策的改变和战争升级..... | (217) |
| 15 | 柬埔寨：政变..... | (227) |
| 16 | 越南：春季入侵..... | (238) |

17	全面控制.....	(263)
18	中东：罗杰斯计划.....	(276)
19	中东：对约旦的错误判断.....	(302)
20	古巴：虚假的危机.....	(322)
21	智利：棒球.....	(332)
22	智利：搞掉阿连德.....	(357)
23	越南：愈陷愈深.....	(384)
24	保守机密.....	(405)
25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宗谷物交易.....	(431)
26	中国：起步.....	(454)
27	中国：基辛格秘密访华.....	(471)
28	管子工.....	(496)
29	中东：罗杰斯终于败北.....	(521)
30	解决柏林问题.....	(539)
31	越南：失去的机会.....	(551)
32	印巴战争.....	(577)
33	秘密监视基辛格.....	(604)
34	越南：向公众亮底.....	(625)
35	中国：最佳时机的访问.....	(636)
36	越南：河内发动攻势.....	(654)
37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莫斯科最高级 会谈.....	(687)
38	越南：紧张的谈判.....	(728)
39	越南：政治第一 和平第二.....	(762)
40	越南：圣诞节轰炸.....	(789)
41	权力的代价.....	(823)
	后记.....	(830)

1

谋 职 者

大选以后，办公室就会漂亮得多了：古色古香的写字台，手织的地毯，窗外可能是白宫玫瑰园的景色，壁炉里一年到头跳跃着火苗。

但现在只是1968年的9月中旬，离总统选举还有两个月，尼克松竞选班子负责起草国内外政策声明的人正在纽约市内陈设简陋的办公室里紧张地工作着。57街和派克大道口的这所六层旧楼房，一度是美国圣经会总会，本来打算要拆掉，在这年秋天租给了尼克松作竞选之用。

在哈里斯和盖洛普这两种民意测验中，尼克松比起现任副总统汉弗莱都遥遥领先，但他跟手下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角逐还远未结束。一则前副总统尼克松在上两次选举里都惨遭败北：一次是1960年把总统宝座输给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另一次是1962年把加州州长职位输给了州长埃德蒙·布朗。

再就是越南问题。

汉弗莱还未跟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分道扬镳，但要是他这样做了那怎么办？要是约翰逊为了副总统和自己的党在选举中得以脱身而决定在越南谋求和平那怎么办？尼克松含糊其词地许愿说，要给越战找出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但是他这种许愿比起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就显得大为逊色了。

在尼克松的高级顾问中，大多数人深信，尼克松能否当上总统，关键在于越战及与其相关的问题。顾问之一布赖斯·N·哈洛，曾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当过演说起草人和助理，已经跟约翰逊白宫里面的一位高级官员建立了联系，这位官员答应提供关于政府解决越战问题最后一招的情报。跟南越总统阮文绍也已秘密联系过，表面上一本正经而实际上在敦促他不要参加在大选前举行的任何和平谈判。

尼克松手下外交政策研究工作的协调人是32岁的理查德·艾伦，他肩负如此重任，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里算得上是个重要人物。他的办公室设在古老的圣经会大楼顶层，他身处破旧的钢质写字台和吱吱作响的打字凳的包围之中，正在为作竞选旅行的总统候选人提供着演说和声明的草稿。

在尼克松加州惨败后的几个月里，艾伦是少数几个来支持他的人当中的一个。他认为就是到了这种地步，尼克松仍能东山再起，当总统，当国务卿，至少也能在共和党里当个元老。艾伦中等身材，戴角质边眼镜，胖胖的娃娃脸，短发剪到恰合尼克松手下出类拔萃年轻人的标准。在60年代中期，他已在保守的美国反共右派中小有名气，不断在文章和著作中警告说，苏联呼吁实行和平共处无非是掩盖它那统治世界计划的盾牌。当尼克松1968年6月吸收他进入竞选活动班子的时候，艾伦已去慕尼黑大学攻读过政治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和平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别人以为他拿到了。在

1968年竞选过程中，他的同事和报界常常称呼他艾伦博士。

虽然艾伦自命不凡，思想也很顽固，但是跟他交往也挺不错，他喜欢拿自己开玩笑。再说他也自知，要在尼克松政府里当国家安全顾问，他的经验、学识都还不够。但他心目中倒是有这么个人可以来干这个差事，此人便是亨利·A·基辛格，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那年早些时候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基辛格当过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艾伦跟基辛格首次见面是在1962年，当他参加尼克松竞选班子后，便给他在洛克菲勒那里的对手基辛格打过电话，重叙旧情。

艾伦对于基辛格采取对苏强硬路线仰慕已久，对他写的关于核威胁和威慑的著作，其中特别是对那本1957年的畅销书《核武器和外交政策》，更是不胜佩服。艾伦那年才26岁，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中心是美国第一流的保守派思想库，在艾伦为这个中心编的一本论文集里，也收有基辛格的文章。

两位顾问在迈阿密滩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凑到一起共进早餐，并同意一起努力来避免在大会上就越南问题苦战一场。这种做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合作产生了尼克松和洛克菲勒主张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政纲，使得两派力量在事先就都支持它。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大会上未遭反对便获得了通过。艾伦很高兴能在迈阿密滩跟基辛格秘密碰头，并得以不为在那个星期里无孔不入的大群记者所知。

代表大会开过几星期后，基辛格在哈佛和别处的朋友还以为他正为洛克菲勒失败而伤心，但艾伦却又找到了他，请他参加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外交事务顾问小组。基辛格考虑了几天后对艾伦说，如果他不正式参加这个组，可能会对尼克松竞选更有利些，他说：“我不公开出来替你们干，对你们的好处反倒更大。”

此后不久，大概是9月10日，艾伦正在竞选总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说基辛格给他打来电话。基辛格语气非常严肃地提醒艾伦（其实根本不必要），说他有许多好朋友和同事参预了约翰逊政府的巴黎和谈。据艾伦回忆，基辛格说明他“有办法跟他们联系”，问尼克松竞选委员会对此是否感兴趣。

艾伦听后大为兴奋。“他打来电话，这是我们过去合作的继续。他是‘核武器和对外政策’先生。他便是那个写过核战略基础那本书的家伙。”

基辛格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在尼克松和他助手们的眼里，他来自东部权势集团，这个集团认为尼克松根本不懂外交事务。基辛格过去在哈佛的同事记得他至少在60年代初还是个民主党员，当时他的学术地位和民主党的关系足以使他在肯尼迪时期当上了白宫的兼职顾问，但是搞得挺不痛快。1964年他当了共和党党纲委员会的外交政策顾问，他转为共和党显然是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候。艾伦了解基辛格虽然是洛克菲勒的工作人员，但他还在约翰逊政府里当了越南问题顾问，在国务院的办公室里工作。

艾伦进而说道：“他能了解情况，所以我想尼克松竞选运动能从他那里搞出点东西来。”但艾伦也知道基辛格要价低不了。“我们共和党里够格的人不多，而亨利这个王八蛋到挺硬，我当时已经知道尼克松绝不会起用像我这样的保守派（当国家安全顾问），而亨利大概是在现成的共和党人当中最合格的了，我那时认为他干这个顶合适了。”艾伦笑着说，“因此我成了扶亨利·基辛格登上权力宝座的女佣人了。”

艾伦承认：“我那时挺天真。我把门全都敞开了。但是真够呛，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在迈阿密滩改变了历史的航向。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一点争斗也没有发生。”

不出几个小时，基辛格提出的建议传到了大为高兴的总统候

选人那里。由基辛格来当密探真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因为尼克松了解约翰逊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在巴黎和谈中得出一点具体成果来，从而增加汉弗莱在大选中取胜的机会。基辛格在民主党政府内部的关系是了不起的。他在哈佛的经历和在肯尼迪白宫的工作使他跟国务院里关于北约和西欧事务的顾问们过从甚密。在约翰逊时期，他又扩大了联系面，一直扩大到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中那些正在想法解决问题的最高级官员。

艾伦和尼克松班子里的其他人所没法了解的是基辛格的纵横捭阖会搞到什么程度。他要把巴黎来的情报交给尼克松的竞选班子，这光是利用业务上的朋友关系是不够的，他还得欺骗曾跟他一起参与过至今仍然保密的越战谈判努力的人。他一面泄露情报，一面还得跟别人讲他看不起尼克松，并为洛克菲勒在迈阿密滩败北而愤慨不已。

基辛格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开过几个星期后给丹佛大学一位政治学同行写信时，把尼克松在迈阿密滩获得提名后的举止描绘为，“令人吃惊，极不厚道，小家子气，在我看来也不符合他自己的长远利益”。在整个秋季，他对尼克松评价一直如此，不断地对一旦尼克松当选后国家的命运表示担心。

不仅如此。基辛格在秘密地跟艾伦打交道的同时，也向汉弗莱阵营里的一个老熟人表示，要帮他们搜集使尼克松名声扫地的情报。目前已知的第一次联系是在迈阿密滩大会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当时基辛格在跟汉弗莱的外交政策协调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通了电话。布热津斯基打来电话，问基辛格肯不肯对汉弗莱外交政策的某些文件提提意见。基辛格表示极乐于帮忙。他说：“你瞧，我多年来一直都讨厌尼克松。”他声称已经跟汉弗莱有过直接联系，这使布热津斯基大为吃惊，接着他又表示可以做的事情不

仅是看看政策文件，他可以拿出洛克菲勒关于尼克松的私人档案来。基辛格接着说，这些材料被人们叫做尼克松的“粪便档案”，就放在哈佛的基辛格私人文件里。如果能够保证不事宣扬，而且如果告诉汉弗莱本人说基辛格帮了忙，他就可以让布热津斯基看看。

在 8 月间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越战问题上发生了剧烈的对抗。汉弗莱击败了反战候选人尤金·麦卡锡参议员，赢得了提名。后来，布热津斯基和汉弗莱另一个外交政策顾问约翰·E·里利，一致认为应去堪布里奇看看这些档案。9 月中旬，当汉弗莱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后于尼克松之后的时候，布热津斯基给基辛格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的秘书说想要什么东西。她答道：“布热津斯基博士，你知道基辛格博士现在是在给尼克松干了吗？”电话里长时间的沉默。汉弗莱竞选班子从此就再也没听说尼克松档案了。

汉弗莱的一位多年的顾问和朋友马克斯·坎珀尔曼记得汉弗莱在大选前不久对他讲过，基辛格在给他干。坎珀尔曼还记得汉弗莱告诉他，“如果他当选，他想让亨利干国家安全顾问。”这些话后来也传到了布热津斯基耳朵里。

基辛格居然提出要秘密地向尼克松报告和谈情况，这肯定会使他在巴黎代表团里的朋友们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直到大选前几个星期还是继续信任着他，把他当做协力设法解决越南战争的一员。

1968年基辛格在越战问题上已经是个名气颇大的专家。他第一次到越南是在1965年，身份是国务院顾问，去跟当时在西贡美国大使馆搞治安绥靖运动的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商谈越战问题和别的事情。1966年他又去过越南两次，都跟埃尔斯伯格见了面，还跟丹尼尔·I·戴维森叙了旧谊。戴维森当时是国务院里一个

地位不高的官员，后来在1968年当了巴黎谈判美方首席代表哈里曼大使的助理。

美国在1967年以停止轰炸北越换取河内同意开始认真的和平谈判，基辛格因谨慎地参与了河内同华盛顿之间为此进行的4个月信件来往，而赢得了包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内的约翰逊当局最高层人士的尊敬。约翰逊当局的官员们现在承认，基辛格1967年夏天在造成重新估价美国政策这一十分必要的事情上，起了远较人们当时所知要重要得多的作用；他的工作间接地导致了北越和美国1968年5月在巴黎开始的公开和平谈判。

据当时的一个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保罗·沃恩克回忆，那年初夏基辛格曾去见麦克纳马拉，自告奋勇把给河内的信息通过两个法国知识分子转过去，其中一人是北越国家元首胡志明的密友。麦克纳马拉对这一新的转信渠道极感兴趣，要求沃恩克拟出一个新的建议来，让基辛格带给他在巴黎的朋友。

沃恩克去找他最杰出的助手之一莫顿·H·霍尔珀林，此人也跟基辛格在哈佛同过事。据霍尔珀林说，“沃恩克把我拉进办公室，说基辛格刚（从巴黎）回来，对麦克纳马拉讲有个解决越战问题的新机会，但白宫里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美国的谈判立场迄今为止还是僵硬和无成效的，约翰逊总统坚持说只要河内不答应停止向南越渗入人员和物资，他就不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反过来，河内也坚持只要美国不无条件停止轰炸北方，它就不开始谈判。

麦克纳马拉受到基辛格建议的鼓舞，要求拿出一个新的办法来。霍尔珀林回忆道：“保罗和我坐了下来，用半小时写了出来。我们认为在轰炸实际上制止不了渗透的情况下，只有疯子才会相信北越肯用全面停止渗透来换取停炸。我们没法要求北越不再做我们无法迫使他们不做的事情。”霍尔珀林说，沃恩克—霍尔珀林方

案是要对河内讲，美国将“假定”它在停炸后减少渗透。后来约翰逊总统1967年9月在得克萨斯州安东尼奥发表的演说里，把这个方案变成了公开的政策。

据霍尔珀林讲，“基辛格是促成麦克纳马拉有这种想法的人。”这样，基辛格给约翰逊政府官员里那一小批一心想把越南战争停下来的人中又增加了可信任的一员。他开始在国务院的一个办公室里花上愈来愈多的时间，经常跟当时任越战谈判特别助理的哈里曼商量事情。

保罗·沃恩克还回忆起基辛格“被认为是个可信任的顾问”，在他能够促使谈判采用新办法之后更是如此。沃恩克说，“如果他来看我，谈起某次秘密谈判情况时，我会认为他谈这事是完全合法的，因而我也完全可以跟他谈这个问题。”

基辛格1967年的谈判努力，使他在那年6月到10月间至少去过巴黎4次。一点消息也没有走漏给报界。这时基辛格在白宫的名声已经很响了。他在哈佛的朋友们回忆起他10月初时在佛蒙特度周末，在一个同事的度假别墅跟约翰逊和别的朋友们通电话，花了一大笔电话费。但是这些朋友都弄不清他想要干什么。

基辛格保守住了自己的秘密，而使所有的人都了解他是十分值得信赖的。他在1968年7月碰到一位年轻的外交官约翰·D·内格罗蓬特，1965年他第一次去南越时此人曾跟他同行。内格罗蓬特这时刚被派去参加巴黎和谈，他在随便谈谈时提到他能向基辛格提供的情况不多，意思是对他那个阶段的秘密谈判了解不多。基辛格误会了他的意思，说道：“喔，对了，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讲，因为我已经被批准可以了解任何情况了。”

1968年9月，艾伦并不了解基辛格在约翰逊政府中工作的全部具体情况，但他很快就发现基辛格对于他们之间的接触是极为

小心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两个月里，两人隔着大西洋通过四五次电话，每次都是基辛格从公用电话打来的，艾伦猜想他是怕人截听。在一次通话中基辛格所提的问题吓了艾伦一跳，他问道：“迪克，你会讲德语吧。”接着两人就特意讲了几句德语。据艾伦说，使他吃惊的是自己的德语比基辛格讲得还要流利。艾伦记得在以后的电话里，“所有重要的内容都是用英语谈的”。

艾伦跟基辛格打交道时的一个主要关系人是约翰·N·米切尔，此人是尼克松的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和竞选经理，后来成为尼克松的司法部长和最密切的心腹。艾伦记得跟米切尔讲过同基辛格的联系并坚持要求严格保密。艾伦说，“我特别强调要保护情报来源，因为事关重大。为了国家的利益，基辛格所扮演的角色不为人知是很重要的。”

艾伦还审慎地不把基辛格的名字列入尼克松竞选委员会公布的外交事务顾问名单。艾伦在1968年9月22日的秘密备忘录中报告尼克松说，基辛格愿意“在现阶段做非正式的顾问”。这时基辛格到达巴黎已经5天了，他对当时在巴黎任哈里曼助理的丹尼尔·戴维森讲，他将因私事在9月17日到达。戴维森早就在盼望他来。基辛格不只是个以审慎出名的可靠顾问，而且还是个爱挖苦而聪明机智的人，“跟他一起挺有意思”。哈里曼这时大部分时间呆在巴黎，也欢迎他来。

基辛格是跟戴维森的母亲一起坐“法兰西岛”号邮船来的。戴维森说要到勒阿弗尔来接他们，开汽车送他们到巴黎。在船到前一两天，基辛格从船上打电话给戴维森，说根据他跟犹太妈妈们打交道的长期经验，他建议戴维森只开车接走他母亲一人。基辛格说他将坐火车去。这个建议很体贴周到，是用好像只有基辛格才有的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提出来的。

戴维森的母亲是来庆祝9月19日他32岁生日的，“法兰西岛”

号在此两天前抵达法国。基辛格在巴黎跟戴维森聊过天，并且跟赛勒斯·R·万斯至少吃过一次饭，万斯原来当过国防部副部长，这时是哈里曼在和谈中的主要副手。哈里曼刚从华盛顿带着重要消息飞回巴黎：长期不变的美国谈判立场终于有了突破。基辛格的时机选得实在太准了。

约翰逊总统在9月17日同意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以使巴黎和谈能在11月5日总统选举前开始。在民主党里人们简直急坏了：汉弗莱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尼克松14分，情况至今不见好转。现在这个和平方案对河内的一个基本条件作出了让步：如果河内同意立即开始和谈，美国就在没有正式先决条件下实现停炸。北越不必在炸弹实际上停止落下前采取相应措施，但约翰逊方案讲明要求河内在停炸后减少军事行动。一年多来，类似的建议已经秘密地向河内提出过几次，但并无成效，因为约翰逊坚持要求北越在谈判一旦开始后就应认真进行，并迅速结束战争。这时离大选只有两个月了，约翰逊终于同意放弃上述要求。新的方案将使谈判在10月初获得突破，约翰逊关于停止轰炸北越的命令也将在11月1日下达。

在这些谈判中，保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约翰逊当局必须能够控制住消息，不让它流向报界、尼克松竞选运动，以及南越总统阮文绍。如果把可能达成协议的消息走漏出去，阮文绍政府很可能将会受共和党人之诱而阻碍谈判，或去找别的办法使得在选举前达不成协议。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已经对尼克松扮演的角色产生了猜疑。约翰逊在民主党败北一星期后对一位顾问讲，他跟阮文绍总统在10月初已一致同意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对谈判表示支持，但阮文绍突然不肯干了。约翰逊的心腹之一杰克·瓦伦蒂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约翰逊曾讲“他收到确凿的情报说尼克松的代表找了阮文绍总统，要他不要接受”任何破釜沉舟的谈判，表示只要尼克松在选